

戰時小叢刊第九

北線血戰記

徐盈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MA
I253
110

戰時小叢刊之九

北
線
血
戰
記

戰時出版社刊行



3 1774 7156 6

目次

卷上 平漢線血戰

平漢前線.....士焯 一

保定以南.....小方 七

平漢線北段.....小方 一五

平漢線南段.....徐益 一七

平漢線的前線.....章雅聲 一九

華北戰場的新形勢.....從周 二二

漳河線的防禦戰.....從周 二六

豫北大勢.....章雅聲 三〇

卷下 津浦線血戰

天津血戰.....佚名 三四

津浦前線視察記.....如來 三七

津浦道上.....列島 四一

津浦線血戰記.....海萍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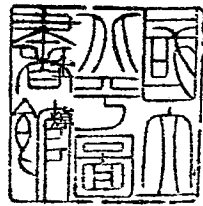
卷上 平漢線血戰

平漢前線

沉寂的戰局，使人感覺到煩悶。淪陷於敵人鐵蹄下的人民們，遭受着敵人瘋狂的踐踏，忍受着不能再忍受的苦痛，抗敵的怒焰在胸中燃燒着，希冀國軍早日北上，驅逐敵人出了山海關外，驅逐敵人離了中國國土，因了敵人重重壓迫。慘無人道的姦殺擄掠，不能解除的萬世深仇，因此更重重加深起來。我們民衆那一個不準備走上悲壯的慘烈的犧牲之路？敵人們有的是坦克大砲等等機械化的武器，我們有的是血軀和不能磨滅的偉大精神。我們相信：爲民族解放而發起的抗戰，必能在將來獲得最後的勝利。記者於八月六日由保定北上到高碑店琉璃河等地作前綫視察，於八日清晨返保，短短的三十幾個小時，得了些極感動而不能磨滅的印象。前方人民軍隊的煩悶，那並不是悲觀，而是大火前的濃烟。我們相信：熊熊大火在極短期間內會燃燒起來！

一 到高碑店

六日晚七時由保定搭唯一的維持保定以北交通的列車北上，同行者尙有報界的兩位朋友，知



每的幾節列車擁擠滿了人。除了我們幾個旅客外，其餘多半是忠勇抗敵的將士們，由保定開到前線，不論那一個團那一個隊全在熱烈歡欣的談着，以殺敵多少為中心的談話，把一車上人的睡意全都打銷，刀光下的「皇」軍會叩頭如搗蒜的求免一刀之苦，頸項上套着橡皮圈，胸前背後掛着甲，但仍難免手上一刀，消除了他們作戰的能力。談到高興處他們的語鋒會轉而銷沉下來：「爲什麼大軍還遲遲不前，給敵人從從容容集合攻打南口的機會？」「爲什麼敵人空軍從從容容屠殺我們民衆，焚燒我們的建築，而我們的空軍還沒有北來？」他們發了疑問之後，更有人慷慨的說：「平津保三處的老百姓沒有看見過中國飛機，除了郵航機以外，就是日本飛機在天空中顯示着她們的威力，我們中國飛機會不會飛過平津而到國外轟炸呢？」更有人悲壯的說：「敵人有的是飛機大炮，我們有的頭顱和熱血，我們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談話聲減去了旅途中的疲倦。列車因爲僅有一列，風掣電閃的向前衝去，到了高碑店還不到九點鐘，車站上旅客還不少，但是掩不過蕭索的現象。高碑店車站前後經過敵機兩次的轟炸，車站上的建築物有相當損壞，民衆亦有傷亡，高碑店車站站長劉家積氏仍能鎮定着率領員工努力服務，雖然車站上比較平時顯着零亂的狀態，但大家仍興奮的維持前方的交通。敵機轟炸得再厲害些，亦不能嚇退我們全民衆的心，各盡職責是我們現在的信條，車站上人員應該維持交通到最後的一秒鐘。天空中飛着雨絲，記者踏着濘泥到師部去，黑暗中沒腰的泥水，並沒有感覺到怎樣痛苦，照着高碑店街市走去，離着師部不遠的地方碰着我們的守兵，經過嚴厲的詢

間和檢查，領導我們到了師部副官處，處長張振聲熱烈招待我們。夜間在副官處聽到報告，高碑店附近時間槍砲聲，究竟的原因並未查明，車站附近並時有捕獲漢奸嫌疑犯的報告。副官長雖然一夜未得安睡，而我們反得到一個很好的睡眠。

二 訪馮安邦

八日的早晨我們在師部訪晤師長馮安邦，那時馮氏正和副師長各處長在師部的院裏聽廣播無線電報告國內新聞，高高的身材，強壯的軀部和藹的態度，無一不表示是一個現代軍人的典型。和記者寒暄後，馮氏侃侃的談着前方情況。在沉寂的現環境裏，前方因為沒有報紙，除了廣播無線電所報告的新聞而外，再亦聽不到什麼。後方民衆因了敵機的擾亂，心情或較前方尤爲恐慌，但前方民衆安靜的狀態，或更會使你懷疑，懷疑我們並不是走上前線來。在高碑店的住戶約有四五百戶，大半全是鐵路工人的眷屬，在北平附近的部隊後撤時，秩序不免差一點，居民一度感覺恐慌，紛紛逃亡，但這一般不能離開土地的人們，跑向那裏去呢？他們不過在高梁地裏爬上一天或兩天，在隊伍開到之後，民衆又漸漸回轉來了。地方的民衆因了教育和生活貧苦的關係，在組織上比較差一點，所以馮師長對於這一點比較特別注意。組織和訓練民衆的工作，現已開始，短期間即可完成。日本軍隊對我們白刃戰比較感到畏懼，日軍作戰是以機械來對付我們的人數不多，而以大砲坦克車裝甲車活動，敵軍哨兵不邁就是以裝甲車汽車放在道口，並看不到人的活動，我們則兵士個人的勇敢實足使敵

人胆驚。此外，我們談着二十九軍這次作戰的失敗，僅僅是失敗於沒有計劃，二十九軍並不是不能打的軍隊，這次在平津一帶亦並不是沒有打，這次是出其不意的遭受了敵人暗算，本身失去了聯絡，被敵各個擊破，我軍雖遭受意外損失，而敵人傷亡亦不在少數。我們撤退下來的士兵，氣並未餒，經整頓後再反攻上去，很容易收復我們的失地，把敵人驅逐出去。我們又談到防空，敵人真是目空一切，認為我們對空中作戰沒有辦法，亦沒有防空的設備，一架教練機亦敢飛到高碑店上空來偵察，低空飛行尋找轟炸目標。但連日高碑店陰雨，阻止了敵機的來襲，我們笑着說天空落雨倒成了我們天然防空。正午我們為高碑店駐軍拍照，晚間馮氏請我們吃晚飯，飯後我們閑談各界救國團體募捐方向，馮先生說，前方士兵生活太苦了，更因現在伙食的價錢太貴，一個兵月餉除了伙食錢以外，所餘無幾，買鞋襪錢全感到困難，後方民衆若捐物品，亦應多多捐些鞋襪。我們談到興奮處，讚揚我們便衣隊活躍情形，給敵人心神不安，我們軍隊不久應當能開入平津，開出關外！

三 前方戰况

夜間我們搭車來到琉璃河去，琉璃河現在已成爲我們的最前線。車到琉璃河站，旅長黃樵杉特派參謀李仲笙汪時雨等由距車站很遠的旅部來迎接我們，招待我們到站長住宅去談話，報告這幾天的情况。該旅是上月二十九日晨四時向北輸送的，到達良鄉王莊，皇行莊，北公村一帶。當日早晨七時即有敵機十三架飛至長辛店南崗窪一帶投彈轟炸，共投彈一百二十餘枚，但無大效，僅死戰馬數

四幼童數名而已。當日午後該部即奉命掩護前方部隊後撤至琉璃河。二十九軍撤退時秩序雖然比較凌亂，但士氣頗壯，直至二日晚大部撤竣。當時敵軍並未敢南來，僅時有日機三五架飛至我方上空偵察而已。自本月一日起，我軍組便衣隊出發活動。當挑選便衣隊時，報名者甚多，沒有一個兵不願意。早一天到前線去，並有傳達兵多人，亦願意早到前線得一個殺敵機會。便衣隊自一日起在最前線不斷與敵接觸。三日正午十二時有敵機兩架，裝甲汽車四輛，坦克車一輛，沿平大公路南來，掩護步兵百餘人前進。更有敵機兩架在琉璃河我軍陣地上空偵察。當時我便衣隊在望裕北七里店附近，由排長孫懷清率領便衣隊一排，埋伏於汽車路小橋下，待裝甲車經過小橋時，以手榴彈投於汽車內，埋伏士兵亦以手榴彈亂投，車輛炸毀，死敵甚多。我便衣隊更由左右兩翼向敵包圍，敵裝甲車逃脫三輛。因連日陰雨，遂僅將所獲裝甲汽車輪及零件運回後方。敵機於低空飛行者，我高射機關槍及步槍等齊發，曾擊落敵機一架，落於良鄉南三里許之蕭莊高梁地中，零件已由我方卸下，並將全機炸毀。當時更有一機受傷，落於良鄉東琉璃塔地方，於本月四日始被我軍發現，但已被敵自焚，兩機共死機師四人。在奪取敵之裝甲汽車時，我排長孫懷清右背受傷。自三日後，敵防我再度進攻，存於良鄉之裝甲車坦克車等物均已運回長辛店。

四 良鄉之敵

良鄉的敵人，經過我軍便衣隊的襲擊，已將良鄉四門緊閉，不敢外出。城內的敵人，計有騎兵百餘

人，步兵二百餘人，重機關槍一連，迫擊砲四門，有時城外各放一裝甲汽車作爲防守城門之用，至外傳我軍於六日將良鄉縣城收復，並不確實。我軍衣隊活動範圍愈廣，南崗窪附近便衣隊亦曾予敵以擾亂，敵人活動範圍僅在鐵路沿線，鐵道兩旁十里以外的地方，敵尚不敢有所活動，良鄉城內慘無人道的敵軍踐踏下的民衆，唯望國軍指日北上，拯民於水火。良鄉敵軍曾向地方索少女四十人供彼蹂躪，再有朝鮮浪人藉搜查爲名，任意搶奪，稍不如意，槍殺毒打，時有所聞。當地良民被敵目爲有便衣隊嫌疑，捕獲後即綁縛在樹上，幾天不給飲食，活活餓斃，悽慘呻吟，耳不忍聞。在此情況下，唯有民衆自動奮起，殺敵救國，而謀得自身的解放。寶店的公安局商會負責人，因情勢緊張，不辭而別，已由琉璃河我軍隊中派遣負責人員組織維持會，維持地方治安。琉璃河方面更由平漢路路警，平漢路工會琉璃河警察會，商會及駐軍共同發起組織琉璃河戰區各界抗敵委員會，內分總務調查各股，工作頗爲緊張，地方人心，尙稱安定。

五 長辛店慘狀

敵機轟炸後的長辛店本來就損失甚大，滿目淒涼，而敵軍繼踞長辛店後，更施以種種殘酷的壓迫。長辛店本來是個工人區域，抗敵情緒特別高。宛平縣前線我軍正與敵人作戰時，長辛店工人確實給我們全民族救亡工作上出了不少的力。長辛店陷落後，工人逃出者不過十分之二，其餘的當盡作爲敵人屠殺的對象。稍不如意，成批屠殺在那種環境裏並不算什麼。敵軍在長辛店者約有一千人，

坦克車與裝甲車數十輛，每日小股敵軍分在長辛店附近各村莊巡遊示威。但一到了夜間，敵人多半後撤，似乎是怕我軍襲擊。敵人在長任意胡爲，姦淫擄掠，層出不窮，並限制民衆於夜間閉門，深夜中敵人可以藉搜查爲名，任意在民宅內出入，並勒令每一村莊保護他們所架設電線，稱如電線折斷找不到破壞者時，將以大砲及飛機將全村轟滅。朝鮮人在村莊裏可以全裸體的任意在街市行走，沐浴時更勒令婦女爲之擦背，種種情形，直是對我們民族一種侮辱。他們向長辛店地方索少女一百名，經當局請求後，他們反說：「亡國的人民，還願什麼廉恥！」三家店一老婦，年已將屆六十，被敵軍輪姦而死。此種行爲，實非人類所應有，五六歲的小孩在街心中急走，竟被敵人以槍射死。平漢路大廠（平漢工廠）被敵軍佔據後，改爲戶澤部隊工廠，強迫工人開工，工廠內材料已被敵多半運走，廠內原停有五、六輛待修機車，正強迫工人加工趕修，以供彼應用。工人們不願以勞工供敵人驅使，連日冒險南來者甚多。記者在由琉璃河返保之列車中，還遇到了三十餘人，他們前途茫茫，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敵人一定可以驅逐出境！長辛店工廠仍然可以恢復，回到他們的老家來！

（大公報）

保定以南

小方

記者爲明瞭我抗戰後方之情形，特自保定沿鐵路南下，赴冀南一帶視察。關於我方軍事配備，得到的印像非常興奮而愉快，但以秘密關係不便發表，這裏只好報告一些零星的情形。

保定的人心已較前鎮定，往南逃難的人已不若以前的那樣擁擠，這個原因有三種：第一，是日本飛機雖天天來偵察，但不再投彈。第二，是能夠花得起路費的逃難者已經都逃完了。第三是我方防務日加鞏固，給了民衆很大的安慰。在保定車站上，遇到了七位從北平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是記者的朋友，所以我們談起來，這七位青年是借暑假期間到北平西山去消夏的，日軍攻陷西山的時候，他們就越過香山絕頂，從山後頭逃了命，沿着山逃亡到塔里經良鄉抵保定。他們看見二十九軍有很多人，都退到山裏面，日本飛機雖追踪轟炸，但是一到了山裏面就發揮不了什麼效力，他們得以憑着好的地理環境休息一下，並且從事集合整理。二十九軍在這次戰役中，所以受到這樣大的損失，關於戰略上的原因，這裏不提，我們只檢討一下自己的缺點：第一，二十九軍兵士雖然平時都是受的尖銳的抗日教育，雖然每一分點都在準備着戰鬪，但是他們忽視了「工事」這一點，比起晉綏軍的作風可謂絕然不同。二十九軍兵士，每個人都背着一把大刀，但是確沒有鐵鎗，他們只有衝鋒的能力而缺乏守陣地的訓練。記者在前方見到的一部分××軍，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把鐵鎗，即或是在休息的時候，也常拿出來當作消遣一樣的作掘地動作，的確這是兵士所必當養成的習慣之一，掩護自己的身體與殺敵同是戰爭中的要着，鐵鎗與槍應同爲軍人的第二生命。其次，二十九軍的第二個缺點是救護工作不夠，担任抬傷兵的大半都是臨時僱去的民伕，救護工作的常識絲毫也沒有，記者看到一列從前方下來的傷兵車，傷兵們都擁臥在運貨用的鐵閘車子裏頭，幾位特別重傷的人，還有綑帶纏裹

着，其餘那些炸壞了腿的手的，根本就無救護之可言。破碎的軍服上染着血跡，蒼蠅圍滿了傷口，有一個炸掉了臂膀的弟兄，下車時還是由別人扶持着走，這難道就是我們忠勇可愛的戰士所應享受的命運嗎？並且在後方醫院裏，工作人員也非常缺少，只有北平婦女綏慰勞會救護班的學生十二個人，她們還是北平失陷前來的，在這裏担任看護工作。另有保定各學校的男女學生二十餘人，在青年會的組織下作傷兵服務的工作。這些熱誠的青年日夜分班工作，忙得沒有片刻休息，並且是完全的義務。救護工作的不夠，實能給兵士的心理上以很大的影響。現在的情形雖然比起初好得多，臨時後方醫院也加設了許多，但是還作得不夠，切盼着內地的救亡團體動員大批有訓練並且能夠刻苦耐勞，勇敢沉着的服務隊到前方來。

最後，二十九軍第三個缺點是交通設備不夠，他們的無線電太缺乏，以致各部隊間的聯絡不靈敏，於是行動也就受到很大的不利，這很容易發生連自己也找不着自己的危險。我們希望二十九軍在其進行抗戰中，不斷的努力自我教育，在血的鬪爭中，克服往日的一切弱點，把自己的隊伍鍛鍊成鋼鐵般的堅固，以不負我們民衆的厚望。

記者自保定南下首至×縣，因為聽說這裏駐有大軍，但是到了這裏除看到很少數的兵士搬運子彈之外，是看不到成形的隊伍的。我們軍隊的行踪，非常祕密，並且絕不住在任何的縣城裏頭，以避敵人的飛機偵察和間諜的眼線。一半也因為地帶遼闊，雖說已有口口萬大軍開到，但並顯不出兵

多七八尺高的青紗帳，更給軍隊活動以絕大的便利。到×縣，這地方算是一個「大站頭。」我雇了一輛洋車，這車夫是個多血質的青年，他跑得特別快，並且沿街見了他的熟人都興奮的打着招呼，後來他忍不住的對我說了，他說：「我們今天可盡了國民的責任了，我可算是沒有白當中國人，早上起來就拉了三趟傷兵！」傷兵從火車下來因為沒有架床，所以都是用洋車拉入醫院，但是遇到夜裏到達或者是沒有洋車的地方，則仍由人力扶持着徒步走。有一個夜裏，我正在×縣，就看到一大批傷兵結隊緩緩的走着。他們經過軍隊崗哨時，哨兵們嚴肅的舉槍敬禮，記者被感動得落淚了，尤其是在夜色朦朧中，給這一幅畫面增加了百倍的偉大。

洋車夫拉了三趟傷兵，就這樣興奮而滿意，這只是舉出來的一個代表的例子。民衆們對於抗戰都表示着萬分的關切，這是後方的一致情形。有的民衆聽說記者是來自前方的，就都來圍着打聽消息。記者還有幾位朋友，他們只要一有功夫，就跑到有軍隊運輸的地方去，他們毫無作用的去看兵士的活動這是爲什麼呢？據他們自己說：「看了我們的軍隊，就覺得高興，這也算是打一打強心針。」民衆的情緒都非常高漲，每個人都抱着躍躍欲試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軍政當局還沒有能把我們這廣大羣衆組織起來，現在戰爭雖然是這樣緊急了，冀南的大部分民衆可以說還在遊離狀態下生活着。說起冀南一帶的民衆，他們本來有過很好的組織，不過這組織的方式還是很原始的如紅槍會之類。當年軍閥混戰的時代，他們曾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拒絕軍閥的蹂躪而與軍閥對抗，後來時局平

靜了，這種組織也就漸漸消滅。「九一八」之後，有許多學生份子在學校裏和農村中作宣傳組織的工作，但是總遭着當局的嚴厲的壓迫，這種「抗日即是反動」的政令一直繼續到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爲止。如今呢，我們應該明白了，並且是需要民衆的抗敵組織。綏遠戰爭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只有民衆參加抗戰才能得到勝利的把握。綏遠民衆和山西民衆一樣，可以說是沒有組織有訓練的，綏戰的勝利絕不是偶然的，河北當局目前應該急起直追的加緊這步工作，亡羊補牢尙未爲晚。據記者視察所得，雖有數縣已經進行着非常時期的戰時壯丁訓練了，但有大多數的縣分還沒有動手，民衆現在是迫切的需要組織起來參加抗戰，但是他們被「遺棄」了。

我們現在的戰爭不是內戰，因之已往的那些應用於內戰的軍事作風應該從根本上改過。這是一個全民的抗戰，是一個生死關頭的民族解放鬪爭，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並且必須組織在抗戰行動之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握着最後的勝利。縣政府的工作，要十萬火急的着重在這一點：就是組織民衆。壯丁訓練也是組織民衆的方式之一，但是在抗戰最前線上的壯丁訓練，其作風亦當與從前的不同，要把壯丁訓練造成澈底的民衆自己的武裝組織，並且還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軍事訓練，更要着重政治教育。沒有政治，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關於組織民衆的工作，只是由當地的縣長負責，還覺不夠，中央當局須要由全國各救亡團體中徵求大批的思想清楚，勇敢耐勞的青年，派來前方協助民衆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民衆的思想，多是直覺的。比如平津失陷已經半月，而我方仍未見反攻，大家

都着急萬分，尤其是日本的飛機每天都來頭上盤旋，民衆們都由着急而氣憤起來了。他們不去思考這是戰略上尚未到時機，而懷疑政府又是不抵抗了。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沸騰了的民衆，沒有能通過政治工作而與政府的行動連繫起來。這種民衆與政府間之隔膜，也是抗戰過程中之不必要的損失。如果當局者還沒有精神顧及到這件工作，至少也希望各救亡團體自動的組織戰地服務隊來前方工作。不過你們在出發之先須要好好的實行一下自我訓練，更要有充分的準備，否則不三不四的來到前方徒然給前方增加了許多麻煩，非但不能作到服務的目的，反而還要別人照顧你。這一個注意點亦同時應用於慰勞團。記者在綏戰時即看到很多這種情形，本來是一番好意到前方來，但是前方的生活環境非常苦，工作又特別緊張，因為你們是好意來慰勞的，又不能不相當的招待一氣，結果浪費了別人好多寶貴的戰鬥時間。同樣是爲國宣勞，本無所謂彼重我輕，軍人戰於疆場，乃是天職，更無須乎特別的慰勞，與其是來慰勞，不如乾脆的來服務，否則還是老老實實的住在你的原地方，埋頭苦幹作實踐的救亡工作吧。

再提一件事，就是後方的民衆對於現代戰爭的認識還非常模糊，這也是希望當局者注意的。舉一個例來說，記者在×縣的時候，正在一家小飯館裏吃飯，忽然飛機的聲音響了，並且越來越近，然而滿街的民衆們，非但不知道應該避在飛機眼線所看不到的地方，反而都跑到街心聚集着去看飛機。飛機很低的從頭頂上飛過去了，幸而還沒有發機關槍來掃射。最可怪的是飛機過時大家都還喊着

「是中央的飛機，」記者在房裏聽到「中央飛機」的喊聲，於是也興奮得跳出來看，結果並未見有足以證明是「我們的」標誌。隨後記者立心當地負責機關去打聽，得的結果還是敵人的飛機。敵機來時，民衆們不知隱避，反而湊熱鬧，這種防空的最低限度的常識都沒有，其責任應該由地方長官來負。因為他忽畧了教育民衆，而尤其危險的是不能分辨何爲敵機，何爲我機，更是一個大問題了。與這件事正相反的，是記者在石家莊時，遇到敵機一架飛來偵察，於是街頭的商號立刻都關上門，直如大亂將臨的一樣。後來才知道此地的民衆第一是受過防空的教，第二是由於民國二十年的內戰經驗，當時石家莊曾遭到過飛機的慘痛的轟炸，所以人民都如驚弓之鳥了。

石家莊是個繁華地方，並爲正太路之起點，乃通山西之要道，這裏的人口自然相當複雜，因之也是便利漢奸的活動地帶。那天正捕了一個漢奸，他是××礦務局的職員，並且還在當地作過某新聞報紙的記者，考其所以當漢奸的原因，是因爲吸毒所致。自戰爭發動以來，各處所捕的「小漢奸」——這是有別於齊燮元之流的「大漢奸」而言，他們多半是吸毒犯，這是日本侵略者早已打下的根底了。吸毒的人，只要得到毒品，無論命令他作什麼事他都可以幹得出來的。毒癮魔力實在大過一切。所以我們緝捕漢奸最簡單的路線是依着販毒路線去探察。還有一件事，這是每一個車站上都有的現象，即當火車到站，尤其是兵車到時，總有好多娼妓趕到附近來徘徊，牠們的目的自然多是爲了「找客人」。但是妓女吸毒的很多，其中亦難免是負有另外作用的。女人的行動向來是不爲人所注

意的，但是當此非常時期，還是應該對這部分女人多加一點相當的注意纔是。因為她們接近軍人的機會特別多，最澈底的辦法是在軍隊活動的地方禁絕娼妓。也正好借着這機會把她們從火坑中援救出來，加以集團的訓練，參加服務工作，如看護，縫衣，洗衣等。尤其是在夏天，軍隊的洗衣服問題實在是值得特別注意。現在的抗戰，是要全國總動員，所以如果這樣辦，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問題只是方法的考慮而已。

某日下午，記者抵×縣，見縣城四週圍繞着一圈新掘成的護城河，自己覺得有點好奇，於是找到一個當地的老朋友領教究竟。據說這條護城河是最近才掘成的，本地縣政府會經由四鄉徵來兩三千人作這工作。測其用意，無非爲「防日」。然防日之道果如是乎？這的確有考慮的必要。在綏遠陣地上，記者看見過有寬一丈餘深亦丈餘之大外壕，這種工事是要建築在交通壕之外才有其作戰意義，尤其在防坦克車的作用上，能得很大的效力。但是如今圍着這一個孤零的死城，作一圈不三不四的護城河，其戰爭效用真不敢說能有多大。難道敵人的飛機不能飛過你的護城河嗎？這未免太自欺了。可惜這兩三千徵調來的民伕，如果把這種時間財力給他們一點組織的訓練，如戰爭服務的訓練等，多少總比強迫着幹掘河工作強一籌，至少我覺得掘幾個避轟炸的地洞也比這更有意義。

河北省的縣長，有些位是軍法官出身的，但是他們未必有豐富的現代的軍事常識與軍事組織能力。雖然這是一個非常時期了，他們有的還是以「縣太爺」的風度執行他們的職務，這樣做事如

何能行呢？我們希望高級的地方當局應該特別注意下級地方，能夠給他們打幾下強心針的就打幾下，實在不行的就應該毅然地甄別一下，務使各方負責人員足以有應付這非常時期非常地區的一切機敏的能力。

有幾個車站上，都有了縣政府和商會預備的茶水，以供過路大軍的飲用，但有些地方連這個工作都沒有做。在有的小縣城裏，民衆們很難知道大局的消息，我們應該按日發表壁報，但是還沒看到有人做。總之，河北省雖然處於這樣危急的環境下，以全體來說，是還沒有整個的動員起來，民衆動員與軍事動員應該緊密的配合着，這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大道。

（大公報）

平漢線北段

小方

劉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張家口，一下子退到蔚縣，又由來水順流而下，很快的進了紫荆關，接着九月十二日的早上，晉軍退出大同，當晚敵人「和平」的入了城，於是整個的西戰場就這樣「大勢定矣。」外邊長城的裏頭，裏邊長城的外頭，地理上屬於桑乾流域的那塊肥沃的盆地，連帶着她的豐富的煤鐵寶藏而淪入敵手！大同失掉，敵人進攻綏遠，可以不必再以綏東那條堅固的陣線爲對象，而只由大同出得勝，殺虎兩口以威迫綏南便成了。長城的建造是爲了防禦北來的侵襲的，綏遠是在長城的北面，所以敵人出得勝，殺虎兩口是很容易。大西北的情勢之嚴重是不容忽視的！

敵人的進攻，配合着平綏線的就是津浦線，他的作戰策略是頗值得注意的，大體不外專門對着我們防禦線之最薄弱的一點予以猛烈的進攻。於是靜海、馬廠、青縣等處的我軍節節的支不住了。本來平漢、津浦是兩條獨立的陣線，而現在則變成對立的陣線了，即平漢前方成了大突出形勢，而敵人在我們的右翼延伸出一條以津浦路為依據的平行線，企圖沿滄石公路西上，以截斷我們的後防，這是所謂外線的大包圍戰略。我軍在這一線上，與敵人繼續了一個月的堅苦的戰鬥，對方的損失非常之大。舉一個小例來說，他們一個師團的騎兵就全部犧牲在×××部的包圍中了，高大偉麗的日本軍馬，活着得來的就有二百匹。

平漢前方雖然有這樣光榮的戰績，但是自桑乾河變色之後，敵人進展到內長城的牆根之下，內長城差不多和平漢路也是平行的，這樣一來，門頭溝以西之齋堂，軍尚以及百花山琉璃河上流一帶的國軍，就都受到腹背的威脅了。自從二百名偽匪軍佔領張家口之後，是北方戰局全部震動的一個關鍵，津浦線再節節失利，結果使得平漢前方孤立起來了。敵人對這一線取得外線大包圍的形勢之後，就積極的作內線迂迴戰，而避免我們鋼鐵般的正面的勁旅。這一個迂迴戰就是從固安縣渡永定河，並將固安城攻陷以下涿縣，而抄我後方。

固安縣一段的永定河是某某等部新佈防的，×××是恰當固安正面，×××則在左翼，即偏一點上游方向。九月十三日，敵軍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戰爭最烈，對方的砲火比機關槍還要密，我

們只用守據點的死法子，結果××之一團人完全犧牲在陣地上，敵人並利用密集的排槍和飛機，向我陣地不斷的發放，造成了一層火藥的牆壁。我們的補充隊伍又上不來，於是這民國二十四——五年度冬，平津學生下鄉宣傳，兩路總集合地的固安城就告失陷了。固安陷後，敵直逼涿縣，以致琉璃河及房山縣前方之陣地被迫動搖了。配合着這一個緊張局面的，就是敵方飛機沿石家莊以作強烈的轟炸，各火車站和幾個中心地區都炸毀了。

平漢線的情況，是處於非常危急的局面之下。但是危急儘管危急，也不是說就必定會步平綏、津浦兩線之後塵。在這裏我們也有樂觀的條件，也有反面的條件。所樂觀的是：第一，平漢線均爲我軍主力，使我們放心，絕不會那樣糊裏糊塗的就隨便往後退。第二，是第×路軍已經開上來增援，內長城線或可保住，而不致於腹背受敵了。至於反面的條件呢，則恐怕敵人從津浦線找到空虛點往西偷襲，而企圖截斷平漢路沿線的任何一點。其次就是前方的部隊，有一部分必需再好好的訓練一下，才足以和頑強的敵人作戰。雖然這一部分隊伍的將士抗日情緒都非常高，但是我們也應該坦白的估計一下自己的力量，虛心的自省。如能壓住自己的感情，暫且回到後方加緊作一個短時間的自我教育，再退到前方來，那時自可減少許多犧牲，且予民族以更大的貢獻。

(大公報)

平漢線南段

徐盈

車站上的荒亂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完全聽不到人湧馬嘶，站台上堆積着許多大木箱，不是軍用品，而是正太鐵路採購待運的文具。每天裏，最緊張的時候是南下車的來到時，北上車却在靜悄悄的地氛圍裏開出去。

江邊車站以上，連走了十五分鐘的水鄉。左看是水，右看也是水。月色淒涼，水色清冷，一叢叢的樹葉輕拂着泛白色的汪洋，茫然沒有邊際。這是江水登陸，使大地變為澤國。臨水的人們，得水之利，同時也得水之害。湖北省若是能夠對於水利有辦法，糧食一定可以自足，不獨不需要湘贛的供給，而且還可以有輸出。

江漢離遠，慢慢別了。這星羅棋佈的古雲夢之地！

晚風涼，一連關了幾次窗戶都關不上，仔細看看，原來夾板中已為蛋殼的碎屑所填滿。這些日子，平漢線上的顧客不少為今生第一次坐車的客人，由於常識的缺乏，處處在破壞着所有器具。雖然並非有意，可是已然使各方都受了不少實際的損失。旬日前，記者南下赴漢途中，還見到一個老翁，死也不肯走進車箱裏去。他在各方面的勸告中，頻頻說：「我們種莊稼人，不配坐。」可是全時也有一口鐵鍋被他的主人堅持着必須佔一個座位的趣事，若不在非常時期，這些事是難以看到的。

天亮時候到信陽，一路上沒有什麼兵車。過了淮水流域的谷地，前面再過碓山，便展開黃土的華北平原了。

黃土大平原上已在裸露着黃土，豆子已將收淨，僅有一點白薯尚存在，鐵道線旁能看到的遂平西平諸縣的水災好轉，有些高地已然露出水面，農夫們正在耕着像油浸過一般的土壤，準備冬季播種，只有水浸的地方，尚叢生蘆蒲，頂着暈紅的花序，隨風搖曳。這時光，廣大的產麥平原我們應當提出一個爲前方也爲後方的要求，就是開始擴大到最高限度的種麥運動。我們希望一個農業國家，最低限度也要使農業生產不受到騷亂。

一條平漢線劃分了河南縣自然區域，西部是山，東部是平地，這麼無垠的大平原上，我們希望農業支持者能有點新作爲獻給國家，平時不能作的統制事，戰時不妨試一試。特別是許昌烟葉區，尤應給以限制。

車到許昌，才見了一列傷兵車，有些輕傷者睡在車頂棚上，不應該。又同時三等車裏被憲兵發現了兩箱鴉片，雖然攜有護照，也被迫下車了。

(大公報)

平漢路的前線

章雅聲

北戰場我軍退出了保定石家莊以後，敵軍佔邯鄲，越磁縣，最近他們的輕騎隊要進犯河南省的安陽了。

筆者因爲研究殷虛甲骨文，在安陽居住了三數年，這地方也不啻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這裏，我來

把它的地形歷史和現在敵我雙方開始爭奪的幾個地方，簡略的寫在下面。

安陽是河南省北部一個大邑，與河北省的磁縣相毗連。是豫北最重要的門戶，也是軍事上必爭的地方。它是平漢線中部一個大站。安陽就是從前的彰德府，在昔豫北的武安，涉縣，臨漳，內黃，湯陰，林縣，皆屬這一府管轄。府府設縣後，彰德改為安陽縣了。古時殷商民族由亳北徙入斯地時則稱「相」。至宋時仍稱相州。掃蕩百萬金人的岳飛故里湯陰縣，就臥在它的旁邊。

安陽土地面積縱橫百餘里，人口七十萬，教育之發達，為河南全省冠。出產以棉花，麥，煤為大宗。大規模的工廠有數家。舉世聞名之六河溝煤礦公司即在彰德的西北面。土地肥沃，風俗敦厚，豫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在焉。

以北戰場整個戰況來說，放棄了保定以後，石家莊和它的附近地帶是無險可守的，所以敵人直入磁州，平漢線北部唯一可守的地方，就祇有安陽了。它在戰爭上所以可守的原因，第一是磁縣過來沿着鐵路線兩旁盡是山嶺，羊腸小道，是極不利於行軍的，尤不利於重兵器的運用。武安和涉縣兩縣是做了安陽西面碉堡，敵騎雖則衝進了安陽，只要在這碉堡裏埋伏精銳的遊擊隊，隨時可以切斷邯鄲至順德中間的平漢鐵路擾亂敵人的後方，隔絕敵人的歸路。第二，安陽北面河渠交叉，兼之峯巒起伏，最能夠據險而守的莫若漳河了。第三，安陽西北面幾個大鎮，也是軍事上可攻可守的要衝。如漳河，豐樂鎮，觀台三處，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報載敵二十日拂曉由漳河上游渡河部隊，經我軍包圍，迄二十二日止殲滅不少。旋敵援兵趕到，戰事轉移至豐樂鎮西北四十里之觀台鎮，其在漳河下游渡河部隊，被我軍在豐樂鎮迎擊，二十一日午刻以後，該方面戰事已停，我安陽陣線甚為鞏固。由此可知平漢線我軍退守安陽後，即憑漳河堅守，查漳河發源於山西，穿過安陽臨漳而流入河北的大名。這河在安陽的北面，是一條不守軌道的河流，有的地方河床高於兩岸數丈，有的地方是一片沙礫，有的地方河面闊三四里，有的地方尚不及二三丈。淺處則能涉足而渡，深處則茫無窮底。每逢春秋潮汛發時，洪水遍山漫野而來，附近各縣年年遭受水患。冬夏水淺時，河底沙礫歷歷可見。豫北人士對它加一個頭銜叫是「爛漳河」，表示它是無可救藥了。豐樂鎮是位於漳河附近的一個大鎮（平漢線經過此鎮，六河溝鐵路之終點。）它在軍事上，一面能夠控制平漢鐵路，一面能掩護橫臥在前面的漳河軍事上的扼守和攻擊。觀台是漳河上游一個重鎮，距離豐樂鎮約四十里，六河溝煤礦公司亦設此。它的地勢高起，山嶺縱橫，它有控制漳河上游軍事上的特殊形勢。此次前線戰爭的重心是在漳河。漳河守住，則整個河南可保，漳河不守，只有退而守黃河天險，豫北數十縣也只好暫時放棄。現敵軍顯欲奪取漳河，下衛輝，過新鄉，控制道清鐵路，而達黃河北岸。我軍當然要在此展開英勇的抗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又報載中央社鄭州二十二日電：「漳河北岸之敵軍，連日經我痛擊，紛紛撤出磁縣。」查漳河北岸與河北的磁縣，相距不到五十里，從戰略上言，敵人退守磁縣，其意係圖避免我軍正面的攻擊，即是

遭受攻擊，也可以從容不迫的向後走。總之，敵人若想在沙礫滿地，河堤起伏，川渠縱橫，羊腸小道的漳河戰線上奪取陣地，確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

日本飛機轟炸安陽，是極盡殘酷之能事。所有大小村莊皆遭轟炸，投彈車站，前後不下數十次。橫跨洹河的平漢鐵路安陽大鐵橋，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人民的死亡是無法統計的。

安陽這地方，在今日固然是北戰場一個最重要的陣線，可也是我國文化的發源地。在它的地底層裏，埋藏了首創文字以記載歷史時代的甲骨文。這個偉大的寶藏，我們祇發掘了一鱗半爪，所出土的甲骨文，已夠哄動整個世界了。甲骨文是我國有史以來最早創行的文字，刻在龜甲及各種獸骨上，是商朝人的創作，即世人所稱的「殷虛」甲骨文了。

殷虛在安陽的西北方，離城不到四里路程，它的地底層有殷商的宮闕，古帝王陵墓，石器的遺物，銅器時代的各種遺物，甲骨文，登，高遠眺，土阜起伏，大都皆古帝王大臣將軍長眠之地。此中埋藏許多我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品。

宋朝大丞相韓琦是安陽人。歐陽修有「畫錦堂記」，畫錦堂的故址，就在這個砲火連天的前線上。

已故袁世凱氏的佳城，也在這火線上。他的墓在洹河附近的龍虎村，松柏萬株，祭堂高聳。

華北戰場的新形勢

從 周

經過了蘆溝橋的浴血抗戰，北平四郊及天津的堅決抵抗，一直到廿九軍退出平津為止，敵人對於我軍的威力，依然在小翼翼地提防着；通州至山海關間三道防線的佈置，便是很明顯的表現。然而嗣後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線，不僅攻陷了馬廠，而且繞道突破了固安之線，這樣，我們在軍事的形勢上，便不能不說處於不利的地位了。接着滄保陷落，西戰場吃緊，華北大局，便發生了急驟的變化。

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仍然利用着比較優勢的火力，進行所謂「中央突破」的戰略。津浦線上，敵人沿着鐵道和運河，應用了遠射程的大炮，飛機轟炸，輕氣球指揮作戰。但我們英勇的官兵，不顧強烈炮火的威脅，不顧暴風大雨的惡劣的氣候，甚至不顧好多天來浸透在泥水中腫痛的下肢，終於在滄州以北，作了壯烈的犧牲。那時扼守滄州之線的部隊，是馮龐劉等部。擔任正面的馮軍，受盡了炮火的威脅，不得不向鐵道線旁的東南退却。龐劉部又和馮部失掉了聯絡，滄州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失守了。但是九月三十日的晚間，發生了某副司令長官率部由連鎮分四路纏襲敵人後方的行動，橫過鐵路線，切斷了敵人的聯絡，獲得重大勝利。可惜那時我們滄州以南的部隊，沒有用全力反攻，終於繞襲的部隊，也不得不含着悲憤的眼淚退下，因而德州也很快地感受到威脅，雖經奮力抵抗，仍難堅守。

談到平漢線，我們不得不着眼於西部戰場太行山。山西在整個的華北戰局上，其地位的重要，毋待申述。假如我們在山西戰場上獲得了勝利，隨時都有控制平漢線的可能，出娘子關切斷敵人鐵路線的聯絡，我們有把握，將深入腹地的敵軍，消滅於河北平原之上。然而不幸的，是西部戰場的情勢，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們爲了保持西戰場的勝利，在作戰的運用上，便不得不把平漢線上的部隊，予以重新佈置。敵人瞧出這點，所以在攻陷保定後，便集結重兵於石家莊以北，企圖一面南下，一面進娘子關，與越過雁門關而南侵的敵軍相呼應。據十六日記者在平漢線前方所得的消息，敵人已經又運用沿鐵路線作正面「中央突破」的攻擊，石家莊南的高邑，已經發生了激戰。然而娘子關以東的形勢，仍然有利於我們，却是可以說有把握的。

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這已經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種失敗，純粹就軍事上說，固有種種原因，而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喚起民衆」動員民衆的工作做好，尤爲重要原因。有些隊伍，沒有注意到政治動員的工作。記者親見在鐵路沿線的許多壯丁，亦雜於難民羣中，這些壯丁，不僅不能爲戰爭而服務，還要國家來運送他們，收養他們。

但是北戰場上血腥的教訓，也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駐津浦線上的某長官公署，曾經動員了衛隊和祕書處的人員，做動員民衆的工作。他們曾經在一星期之內，組織了桑園鎮的許多壯丁，從事挖掘的工作。在後來×師抄襲敵人後方時，發揮了重大作用。滄州之戰，我們的守軍，曾作了壯烈的

犧牲，廬軍有九營長陣亡，劉軍有十二營長受傷，泊頭鎮某橋下，一個新兵，運用智謀，沉着埋伏，用高射機關槍擊落敵人飛機一架。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不僅不能說是悲觀，而且恰好相反，展開了勝利的新形勢。

第一、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對我們有利。作戰的主要目的，在於殲滅敵人的主力。但是在整個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正在等待着時機的成熟，與敵人作主力決戰，一舉而殲滅之。

第二、我們的軍路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從平津四郊起，一直到現在敵我相持之點，鐵道兩側，及太行山脈附近，我們還有無數的戰士活動着。這些部隊，隨時都有襲擊敵人後方切斷敵人聯絡的便利。

第三、平漢線上，娘子關附近，我們正集結了重兵扼守，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晉北的捷報頻傳，以及最近忻口以北一帶我軍的大獲勝利，都是保證西戰場上勝利的可能。西戰場的勝利，必然地可以保障河北平原的無虞。

第四、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遊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個別地密集地摧毀敵人的主力。

我們在前方，看到蔣委員長的國慶日前夕廣播講詞：「這一次抗戰，是死中求生的一戰，必須經

過非常的危險和困難，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的勞力，必須繼之以更大的勇氣和犧牲。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要預想到今後的困苦艱難，只有一天天的加重。因此必須準備着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

馮副委員長在招待戰地記者時說：「祇要我們把牙關咬得緊緊地，我想準會一天一天好起來的。」湯軍長也會對記者說：「沒有別的話說，我們還是打暴敵。」

是的，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

（新聞報）

漳河線的防禦戰

從 周

平漢線戰局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平津撤防到保定淪陷是第一階段，從保定淪陷到石家莊不守是第二個階段，石家莊失守以後可說是進入第三個階段了。

平漢線戰事自進入第三個階段後，敵人的兵力始終為兩師團一旅，而戰線延長到千餘里。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會對我們有利，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軍署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平津四郊及沿太行山脈，我們還有無數的戰事活動着，隨時都有抄襲敵人後防切斷敵人聯絡的可能。同時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

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遊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然而兇頑的敵人竟不顧這些戰略的困難，大胆地作着軍事上的冒險，漳河線防禦戰，終於受到我們英勇的戰士的打擊了。

漳河發源於山西，有清濁兩流，清流出於沾嶺，濁流出於發鳩山，這清濁二流在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會合，橫過了鐵濟線東流，經河北省而入於衛河。安陽是舊彰德府治，介於晉間，當平漢線入豫之衝，是河南的北部門戶，而漳河恰好流經安陽城北。我們要保衛河南，便不得不保衛安陽，要保衛安陽，首先要保衛漳河之線。我們的戰略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每個山頭都是我們的要塞，每個叢林都是我們的壕溝。每條河流都是我們的天然屏障。漳河線上敵人遭遇我們的嚴重打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

不錯，保定淪陷而後，我們繼續地喪失許多重要的戰略地帶，然而敵人剝那間的局部勝利，是拿着幾萬條生命的代價換取的。我們英勇的戰士確實做到了「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十月十八日的晚間，磁縣發現了敵人的先頭部隊，那是十六輛坦克車，五百左右的騎兵，在我們經營了半年以上的國防工地上，展開了血戰。接着敵人的大部生力軍開到有一旅團之衆，我們的部隊一部分還在漳河南岸，一部分是從正定後撤下來的，戰鬥力較弱的部隊，那時磁縣已經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仍然十分鎮靜地策劃着軍事，一面撥令漳河南岸的生力軍迅速渡河，擔任正面防守，另一面嚴令退下的隊伍，從速整理，扼守鐵道線的左右兩翼。經過了一夜的血戰，敵人終於越過了磁縣，沿着鐵路線南進。

我們爲了粉碎敵人「中央突破」的戰略，始終扼守着鐵道的正面，某軍軍長乘着一列專車，雖然敵人的砲彈不斷地落在附近，但是我們的指揮官仍然鎮靜如常地指揮着部隊抵抗。十九日的清晨，敵人已經到達漳河的北岸，安陽車站不斷地聽到砲聲隆隆，漳河橋爲了阻止沿鐵路線進攻的敵人南下，早已炸燬了。於是在漳河的北岸，重新展開了猛烈的陣地戰。這時敵人的戰略是：第一向漳河線我軍的陣地以密集砲火猛攻，第二用一部分騎兵繞襲安陽西北的六河溝，第三是發動彰德城內的漢奸暴動。二十日起敵人用密集砲火的掩護，由漳河北岸涉水偷渡，以守××聞名的某軍長親在火線指揮，使敵軍受到巨大的損失。六河溝附近，在十六日以前，我們的某軍部隊早已佈防竣事，所以繞襲的敵軍陷在重圍中。彰德漢奸暴動也在我軍嚴密的監視下，沒有大規模地發動起來。二十一日捕獲了二百多人，可以說這種漢奸工作完全失敗了。

敵人的第一個計劃既已粉碎無餘，同時我軍的左翼也進展到磁縣，主力軍到達漳河以北的馬頭鎮。二十二日起，我們銀色雙翼的飛機開始翱翔於漳河北岸的車站，炸燬了敵人的軍需品，軍事工程和鐵甲車兩列。敵人的右翼逐漸地不能支持，一列列的坦克車蹣跚地向着東北方面的津浦線撤退。廿三日敵人從津浦線上調來大批援軍，聯合潰敗的敵軍，以飛機大砲水陸兩用坦克車再向我河南的陣地猛犯。是日晚，有敵一聯隊，約二千餘人，企圖偷渡漳河，又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我們英勇的戰士作了壯烈的犧牲，有兩個團長陣亡，一個團長重傷，校尉中級軍官傷亡八十餘員，士兵死傷千餘名。

然而我們的血肉，終於做了我們的長城。偷渡漳河的敵軍，不得不抱頭鼠竄而退。二十四日敵人再攻六河溝，沿六河溝之平漢支線，猛犯豐樂鎮，企圖由背面威脅安陽，但是豐樂鎮的敵軍，馬上受到我軍的包圍，五百個俘虜已經當做我們防禦漳河的禮品，押運南下了。二十五日寶蓮寺雖然發現了敵軍，但那顯然是敵人的迴光返照，經過我生力軍的反攻，漳河南岸的敵軍已經完全敗退。二十六日我軍進展到邯鄲，二十七日推進到順德。

這次漳河線防禦戰的勝利，奠定了平漢線局面的新展開，然而這次漳河線防禦戰的勝利，一面固然在我們將士的用命，兵士的勇敢犧牲，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着。

第一、西戰場上遭遇到我軍英勇的抵抗，日本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日軍深受山地作戰之苦，」如果西戰場上失利，敵人將更難挽回北戰場的頹勢。

第二、我軍某部收復平型關，紫荆關，而後克涑源，圍蔚縣，分頭襲擊易縣望都等地。平漢路敵軍的聯絡，隨時都可切斷。

第三、北滿情勢緊張，義勇軍活躍，外蒙內向運動，平津近郊游擊戰開展，連日關東軍調出關外者，已達十六列車之多，敵軍在事實上不得不謀縮短防線，便於進退。

然而我們應該確認，目前敵軍戰略的變更，是要用全部的力量奪取西戰場上的勝利條件。因而娘子關附近將要再度展開激烈的攻守戰。

「突破敵人的一環，即是突破敵人的全環，」保障漳河線防禦戰勝利的條件，便只有繼續地前進，當我們的部隊到達了正定時，便可以迅速地展開了陣地戰，和游擊戰的配合，儘可能地運用運動戰的技巧，防禦娘子關的鬥爭，也就是保障西戰場上勝利的重要條件。

最後我們在漳河線防禦戰中發現了若干部隊組織的不健全，缺乏精神教育，沒有注意到士兵生活的改善，這種不良的現象，我們希望能以自我批判精神，在抗戰中逐地改正過來，使每個士兵都成爲堅強的戰鬥員。

還有在北戰場上，除開南京婦女慰勞會代表一度北上外，幾乎沒有慰勞隊再來。忠勇衛國的將士們，自然不會計較到這些，但是我們認爲慰勞隊地服務團這些組織，確實能夠鼓勵士氣。記者誠懇地利用這個機會，請求全國後援團體迅速地動員物力人力，大批地到北戰場上來。

（大公報）

豫北大勢

章雅聲

一 哀安陽

平漢線戰事，我軍放棄保定之後，就堅陣以守自古兵家必爭之地的安陽了。它所以可守的原因，是山阜重疊，道路崎嶇，漳河橫臥在前面，擋住敵人的來路，豐樂鎮，觀台鎮好像兩座軍事碉堡，可以控

制敵人的襲擊。加以還有堅固的安陽城，迤邐環繞在北面的安陽河，一切都成爲天然的軍事防守地。不幸這種堅固的陣地，於數日前被敵突破，無怪乎敵騎長驅，要直下寶蓮寺，而威脅湯陰了。從這幾天報紙所載的消息，安陽城所以被突破的原因，并非是正面軍事衝突的失敗，而是敵人施行大包圍的慣技。他們猛力奪得觀台以後，從西面出一支奇兵，襲擊安陽西邊的水冶鎮，同時散佈堅強兵力在安陽縣西北面的各村莊，如四盤磨，郭家莊，武官，小營等處。這些地方是安陽西北面的高原（並不是山地），郭家莊小營等村，距離安陽城不到三里路程，在這塊高原上用猛烈兵力向低窪的安陽車站及城垣去衝鋒，至少比依平漢鐵路線的正面衝擊容易得多。何況敵人又是數路並進？據八日報載：「安陽附近之敵，四日晨向我陣地猛攻，我扼守東八里莊之某營，全部作壯烈之犧牲，某連在城西北里許之郭莊（按即郭家莊）作殊死戰，迄八時許，亦與陣地同歸於盡，午後敵騎犯東站，安陽陣地突破，我軍正面退守寶蓮寺附近。」這就證明敵人用側面攻擊策略的成功。何況安陽西北面高原能俯瞰並控制安陽城和橫臥在它下面的平漢路車站。

我們該知道安陽是個多麼寶貴的地方，堅固的城堡，寬暢的馬路，整齊的商店，百家以上的棉花堆棧，古物保管委員會無代價的殷商古物，城垣附近尚有數百萬元的紡織工廠及麵粉廠多家，還有韓琦畫錦堂，曹操銅雀台，和廣大無底的六河溝煤田區。

二 弔殷虛

敵軍此次集中大兵在安陽西北面高原上作戰，蹂躪了數十個村莊，這塊高原在我國民族發達史上，負有極偉大的貢獻。當數千年前，還沒有文字的時代，我們的祖先殷商民族從亳北徙到這塊高原上來。現在的安陽城，在當時還是一片汪洋的洪流，是數千年黃河所經過的地方。這是從地質方面的研究及甲骨文字上記載而得悉的。殷商民族踞守了這塊高原之後，遂殺四圍的毒蛇猛獸，征剿侵犯過來的異族，如土方，羊方，鬼方，姜方等雜族。對水火天災，則年有祭祀山川之大典，創始文字，以記載歷史及時代，他們把一切的祭祀大典，人事更動，政治變遷，大部份用線條似的像形方法，刻在龜甲和各種獸骨上（即今之甲骨文）。粗具了中國文字的雛形，奠定了殷商大族的基礎。

至廢清光緒三十三年國人纔發現這塊地方是我國文化的發源地。到民國十九年，中央研究院纔組織了殷虛發掘團，開始大規模的發掘工作，所得到的古物如甲骨文，銅，玉，石器，及三代以前的陶白陶器暨各種有關於古代人種，建築等等事蹟，已經轟傳整個世界了。不幸這種發掘工作正方興未艾時，敵人的鐵騎，又在這塊寶貴的古文化層地面上，開始轟炸摧毀的工作了。今日安陽西北面寶藏之遭受損失，真是無法統計的，洹水淙淙，殷虛鬱鬱，山靈有知，亦當叱咤殺賊的！

三 守豫北

前日報載敵軍已進迫寶蓮寺。今日報載我正面軍仍堅守寶蓮寺附近。查寶蓮寺是平漢線一個小站，南距湯陰十五里，北距安陽十五里，是一個極小的市鎮，鎮上除幾家煤礦公司的堆棧外，居民無

幾，地屬湯陰縣，民性強悍。這地方沿鐵路線是一片平原，兩旁有小山起伏，縣運不斷而接淇縣的山脈。它之西面的山脈連到林縣，在今日強大的戰事上，不能算個可守的地方。唯一攻擊敵人的方法，只有在該處附近兩旁山內地內，埋伏大量的遊擊戰士，和出奇兵腰斬敵人的後路。寶蓮寺過來就是湯陰（岳飛故里），這個小城，是戰爭上附帶的地段，無攻守可言。越過湯陰就是淇縣，斗大山城，毫無現代城市的建築（淇縣古朝歌地，殷末紂王由安陽西北高原遷於此。）僅可憑兩旁之起伏地，給予敵人以抵抗。善於運用遊擊戰術者，淇縣附近也可給予敵人重大的打擊。

過淇縣就到衛輝，豫北最後一道防線，只有從衛輝南下五十里的新鄉縣了。新鄉可守的原因，是有一條大河橫臥在前面，附近如修武，延津，獲嘉等縣，皆是小山重疊障地的形勢，與安陽相彷彿，而其重要之處則過安陽。第一它距離黃河北岸很近，新鄉不守，則黃河北岸無險可踞，只有退守黃河南岸。第二，它是道清鐵路的中心，此地一棄守，此一鐵路即成爲敵人之囊中物，而中外聞名的中原煤礦公司及英商福公司（現歸併爲中福煤礦公司）全部財產，亦輕輕落入敵手。不特此區區小損失，即整個豫北亦深虞淪陷。到這個時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黃河，却大大的有用起來，保衛河南，也只有憑這條黃河。不但如此，如果要想支持華北戰事的延長，也只有這條黃河，是最後的壁壘。

所以，平漢線戰事，安陽如不守，新鄉非死守不可。且須拚全國之力，扼守黃河以北。

（大公報）

卷下 津浦線血戰

天津血戰

佚名

在子牙河畔的一隻小船上我遇到一位軍官，他是廿九軍的一位營長，在天津作戰，他一營兵士都傷亡盡了，他自己也受了傷，正要坐着船到後方醫院去靜養，他的左腿已經折斷了，現在仍不能行走，祇可以坐在船面上，向岸頭作工事的人們眺望。

他興高采烈地爲我們講述津戰的經過，有時熱淚滿眶，不住地歎息，有時髮指眦裂，以拳打船板，表示他的憤恨。最後他說：「我一營弟兄犧牲了，我也殘廢了，軍人的責任也算盡了，可惜我們的犧牲毫無代價。」他靜靜的落下淚來，他的簡單而有力的話，使我們也受到無限的感動。

「我們是駐在良王莊車站附近的，在蘆溝橋事變之後，我們大家便起了誓，誰也不作漢奸，在二十八日的下午四時，我們接到出發天津的命令了，全營兵士，連一口水也沒有喝，便上了汽車，在金鋼橋畔下車，增援攻擊日本租界的保安隊。我們本來又餓又渴又熱的，應當稍爲休息一下，再上火線。但我們的兵士，聽說打日本鬼子，一個個都精神百倍，忘記了一切。當我們整隊由日租界開進的時候，馬

路兩旁的老百姓，都鼓掌歡迎，有許多人爲我們送汽水，送點心，兵士都一面走一面吃，民衆這一種鼓勵，無異給我們打了一針嗎啡，作戰的勇氣更加增高了。

「當我帶着一連預備隊在一條小巷子裏等候衝鋒的時候，全胡同的人家都出來給我們送茶送水，有四位老太太看見我渾身大汗，都用扇子在我身邊用力的扇，這種熱情，使我感動得流淚。當我們的傷兵退下來的時候，都有老百姓兩三人攙扶着向後送，有些婦女和小孩子，便跟在傷兵後面，用扇子驅逐傷口上的蒼蠅，我自生以來，被別人這樣敬愛，還是第一次。因爲我自幼便是個孤兒。

「日租界旭街的日本兵，被我們打退之後，我便帶着全營繞到八里台去攻擊洋光寺的日本兵營。我們由於砲兵的掩護和利用民房的遮蔽，進到與日本兵營相距僅三百米突的地方，我命令第一連向前衝鋒，在日本兵的頭道防線上發生了白刃戰，佔領了日本兵的陣地，但因爲他們的火力太強了，所以我的第一連，在攻擊他第二道防禦工事時，便全連犧牲了！第二連繼續上去，終竟佔領了他們第二道防禦線。我命令我帶領的不足兩連人一齊射擊，集中火力，遮斷了日本兵營大門內外的交通。這時若再有一營預備隊便可以衝進日本兵營，殺他個痛快。但當我打電話給團長報告時，他却命令我，守住已佔領之陣地，等待援兵。

「援兵是久等不到，而花碉樓上的敵人却加強了火力，向我們射擊，我眼看着，弟兄們一個個地傷亡了，我方的火力，也漸漸地減弱了，後來掩護我們的砲兵也停止了射擊，把我們陷入了絕地，在前

面的弟兄也退回來了，這時全營四百多名弟兄，已經傷亡了三分之二了，僅僅剩下一百名左右，這時後退的命令便來了，我接到命令，手也抖了，眼淚也禁不住的流下來了。我們的弟兄也都哭不成聲，「我們眼看就衝進敵人的大本營，我們爲什麼要退却呢？」弟兄們都不肯向後撤退，情願死在火線上。「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的，何況全部退却，只我們百多名人也是無用的，所以我便率領着弟兄們向後退，這時我們完全被敵人所控制了，我們後退時沒有掩護部隊，所以在脫離敵人之後，我們的弟兄便都亡盡了，我也受了傷。」

「受傷後爬了一段路轉入一條小胡同，被老百姓發現了，他們將我抬到屋裏，給我開水喝。一位青年婦人，在急忙中將她自己的綢大褂的前襟裂下來，爲我裹傷。後來因爲怕日本兵搜索，將我的軍裝卸下，用門板抬着我送到楊柳青，現在坐在船尾上的一位，就是爲我裹傷的少婦的丈夫，他情願送我到後方醫院去。」

最後，這位軍官向我們詢問各方面的戰事情況，我都一一爲他說明了，他聽到淞滬勝利的消息，便喜歡的了不得。他肯定地說：「先生，我認定中國是不會亡國的！」我們大家都點頭贊同，他忽然很興奮地說：「祇要不作亡國奴，我自己殘廢了有什麼關係！」

在談話中，他除告訴了我們他自己的作戰經過外，還告訴我許多平津戰爭期間的史料。
在月光下，我們和這位受傷的軍官握別，走回小店去。

（大晚報）

津浦前線視察紀

如水

日本軍隊暴力佔我豐台蘆溝橋及平津後，復以其利爪，向外伸張。以平津爲根據地，向平綏、平漢、津浦三線侵犯，於是商口長辛店獨流等地，都有戰事發生。實在說，日本現有在平津的兵力，如果分到三處去，是不夠我軍一擊的。故不得不用聲東擊西，虛實掩映的法子，支持這個三足架式的戰形。

津浦前線的戰事，最近因爲雙方都在準備，所以暫時比較沉寂。記者爲欲明瞭前方的實地情形，很早就打算到戰地去看看。不過既沒有奉到派遣，又覺得一個人前去太嫌孤單，因此，直到本月十日午夜臨時奉到派遣以前，「到前線去」還只是一種「希望」而已。

本月十日晚，山東民國日報的劉君等到前方去，引起了我的勇氣，匆匆的作了一下準備，一團興高彩烈踏上火車。汽笛一聲，我們一同走上戰地的行程。

車過洛口黃河鐵橋，我們都探出頭來看黃河的水勢，但見驚濤駭浪，拍岸盈堤，兩岸的燈籠，一直望到很遠。沿河民衆，都對着上漲的河水興嘆，刻刻留心着怕出險工。津浦道東的黃河北岸，水已漫溢到河牀以北五六里路遠近。高粱已有大半沒在水裏，穀子僅露着頭稍。深處的電線桿，電線已快吻着水面了。天災戰禍，交迫而來，這也或許是「多難興邦」罷！

車行一夜，十一日上午到了滄縣。下車後，先到城內專員公署去訪問一次，想在城內找家旅館住

宿，誰知走了七八處，都沒有房間。沒法子，只得回到車站下的一家小店裏住下。

滄縣雖是一座不小的城池，商業卻並不發達，居民十九都會打幾套拳腳。這裏離戰線雖已不遠，但却連一家搬到他處避難的也沒有，很沉得住氣。

在滄縣車站，最刺激眼簾的是成羣的難民，和當地紅卍字會的救護隊。每一次由北南來到滄縣的兵車裏和四等客車裏，都有大批難民潮水似的由車廂裏湧出來，下車之後，便堆集在車站的附近。菜色的面孔上，都帶着驚悸與疲憊。他們多半是從天津逃了出來，經過戰線時，受到日兵的種種盤查與侮辱，性命簡直連螞蟻都不如。時時有被殺掉的危險。問他們，他們每一句話之前都帶着嘆息！他們向後看看，最簡單而破小的家已經給日兵的砲火炸燒成焦土瓦礫，焦土瓦礫底下，也或許還壓埋着父母或妻子的屍骨。他們這些沒有被炸死的才跑出來逃命。但是，向前看看，茫茫無邊，向那裏去呢？何處是家鄉？吃飯，吃什麼？碰運氣，碰不到便餓一天也是很普通的事。成年人可以忍受，小孩子則儘是呱呱地啼叫，難民堆裏小孩子的哭聲，時時都可以聽到的。這裏的紅卍字會，在車站附近設有粥廠，可惜人多粥少，救不了多少人的飢荒。

在滄縣的難民，原來聚集得很多，數目有四五萬人，後來，由南下的空車慢慢運送走了。可是，我們到滄縣的時候，聽說鐵路上已不准難民登車。於是後來的難民，只有望車興嘆。我認為國家對於逃出來的難民，生活上，要想法子安插，精神上，要給他們一種安慰。聽他們說，在天津，日軍拿每天兩塊錢的

代價，收買他們到前線去，實行「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工作，但他們不願賺那兩塊錢，而甯願餓着跑回來，並且他們還大罵那些掙那兩塊錢的中國人不是東西，可見他們愛護國家民族的心理，並不後人，政府要能收容安插他們加以充分的訓練，將來都是些前敵勇猛的戰士！希望政府對於他們，不要太忽略了！

其次，在車站上的滄縣紅卍字會救護隊員，最刺人眼睛。在一柄紅卍字旗的領導下，後面跟着一批隊員，穿了雪白的制服，帽頂上和右臂上，都有一個大紅「卍」字。戰時有這種組織，固然很好，但是穿了雪白的制服，未免目標太大，殘暴的日本人，並不會因為是擔任戰地救護工作而不襲擊。所以，目標越減小越能增加工作的效率。而且，按照前線說來，滄縣還算是後方，如果要作救護工作，應當組織救護隊到最前線戰地去實地工作，抬抬負傷的將士，送送藥物，都可以給前敵將士以安慰，增加前敵將士的戰鬥力。

關於軍事方面，需要絕對秘密，在此，記者不能詳述，但可以告訴讀者的，可以說是「有備無患，有恃無恐！」

記者唯一的志願，是到最前線去，在滄縣住了一夜，聽到滄縣以北，還有四等小票車可通馬廠，帶着笑容睡了一夜。十二日的早晨，在晨光熹微中，乘小票車向馬廠進發。車離滄縣，剪票時向剪票員探詢再向北去有沒有火車，他說：「這一列車就可以通到馬廠北的唐官屯。」這個消息，使我們更歡喜，

馬上補了到唐官屯的票，覺得距前線又近一程。

車行過馬廠以北，天上忽然發現敵機，幸而飛得極高，總在四千公尺以上，所以沒有看到火車。

晌午，到得唐官屯，徒步走了二三里地，在唐官屯莊一家名叫「張家店」的住下。拉一條破席，在店門底下休息用餐，儼然行軍生活。在店裏，隨便與當地人間談，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抗敵的情緒，和大無畏精神。他們說：「只拿一條木棒便敢和小鬼子拚。飛機大砲都不打人的，打死的人都是該死！——在家裏坐着不也是一樣死嗎？」我聽到非常興奮，便又激壯他們說：「你們說得真對。這次濟南人都搶着搬家，一個老太婆是荷澤縣人，也趕速買票奔回家去，結果到家的那一夜裏，湊巧遇到大地震，老太婆竟被壓死在倒場的房裏，這不是該死嗎？假如這老太婆在濟南不逃的話，決不會死的。」說得他們也很高興，願意到前線去殺敵！

談話之間，一架日機向西南飛去，一忽兒，聽到機槍掃射。這其實沒有多大效力，只是越加激起民衆的憤怒罷了！

在唐官屯打聽去靜海有沒有車，結果大失所望，就連向北去的車頭都沒有，徒步前往，尚有四五十里路程，而且因為臨行倉猝，忘記帶證明文件，更是難得過去。因此，不得不於當日下午，返到滄縣。

爲了要達到「到最前線」的目的，便於十三日晨三時，由滄縣搭津浦車返回濟南，最近準備好了一切證明文件之後，再即刻向最前線出發。

此次北上，雖然目的未有完全達到，收穫却也不少，總括幾句：前邊的軍事佈置是有備無患，人民是充滿了抗敵的情緒，軍民都抱定決死偕亡之心，全面戰爭開始了，我希望各地的軍民，也都抱定這樣「決死偕亡」之心理。

（大公報）

津浦道上

列島

一 夜走徐州府

夜裏十二點到了徐州，雖然多坐了八小時的車，來了兩次稻田地去躲飛機，總算是一帆風順。忽然車上的員役臨時宣佈，這班車不繼續北開，引起了全車旅客極度的惶惑。沒有辦法，只得一個個低着頭，提着箱子，走過天橋，大家不約而同的到票房趕緊打深消息。但所得的結論又各自不同，有的說，前方戰況不明，車子不能北開了，有的說加車太多，沒有車道，嚷嚷了半天，問訊處的答復，還有一班三〇六的車子，可以繼續北去。

三〇六次客車，聽說天明七點鐘，才可以到。但是又不能離開車站，說不定馬上也可以到，到了馬上就開，稍縱即逝的一線機會，是不能錯過的。等罷！車站的人聲非常的嘈雜，有人說現在可以乘原車回到三鋪這一類的小站去等車，較為安全一點。因為徐州車站已被日機狠命的炸了八次，說不定天一亮就會有飛機。

周圍旅客又浮動起來了，嚷着「回小站去。」我沒有動，把提箱放在屁股底下蹲着，看他們嚷，一點，兩點，三點，隴海路車來了，車站又熱鬧起來了，這一陣鬧，好像把「回小站去」的朋友給鬧住了，東走西走的亂撞，又向隴海路的來客，打聽濟南德州的訊息。

德州怎樣，濟南怎樣，仍是一個謎。只好悶着。但是九月五日六日這兩天日本飛機在泰安以南，徐州以北，轟炸了十幾個車站，已是有口皆碑。夜間寒氣越來越重，我只穿了一件單衫，隨身別無衣褲，從午間吃了四個鷄子，十二小時，沒吃東西，漸漸有些坐不住，風又偏偏的越刮越大，還帶着一些雨星。坐旁的一位海州來的商客，抬起頭來，看一看站外朦朧的燈色，慢慢的打開了一箱子，穿上駝絨袍，圍上了俄國氈子。

「雨下大一點好，明天飛機可以不出。」把脖頸拚命的向下縮了一縮。

我笑了笑，站起來跑到票門邊上，那顆很亮的燈底下，希望身體能暖和一些，但是希望仍是希望，自己也明白知道這永遠是希望，却偏要跑去。這一類的矛盾，我們假定去體驗，隨時隨地都可找到。我側着身子去旁聽又一組「座談會」正在講演，但也聽不到什麼內容，靜了好幾分鐘，一位擁破軍衣而臥洋灰地的朋友，突然間却來了一支警句：

「×他媽，大同失守，×軍沒看見日本人就向後跑，日本人追都追不上。」

好了，賣炊餅的來了，有錢的朋友，一擁而上，駝絨袍子，先據要津，大家又熱鬧了一陣。五點鐘了，雨

是越下越大，冷是沒法躲避，越蹲越冷，率性跑到站台上淋上一淋，誰知這一淋，淋出辦法來了。

「你可以坐加車走，」蹲在廊簷下挨淋的一位老總一句話，指示了我的迷津，我跑到站長室，告明了我的來歷與願望，結果，交涉成功，在苦風急雨之中，又邁上了我的征程。

二 兩下店過年

押車長寫完了報告，望了望車外陰暗的雲氣，很寫意的說：「今天不會來搗亂了。」巧！說曹操，曹操就到，又來了嗚嗚的聲音，雖在車行中間，也可以聽到，趕快打紅旂，大家爬下了守車，冒雨跑到附近一個莊子去。好容易，兩點鐘後，站旂落了，車子開進站，站長又告訴押車長：「這裏過年罷，還得放五班車，才能臨到你。」

這裏是一個很小村落，叢林溪水旁邊，却有一家富有詩趣的酒店，許多焦頭爛額由前線下來的士兵走進走出，却又有些不大稱配。我，押車長，鈎夫，一行三人踱進了酒店。今天確是過年，居然有麵條可吃，不過，一碗白水麵要賣六分，一個薄薄的燒餅要賣二分，飯量大的起碼三碗麵，四個燒餅。據說這裏是小站，不受什麼戰事影響，飯并不算貴。鈎夫蹙額相告，發兩毛錢飯費，肚子大，想要吃飽，就得賠帳，而薪水是發七成的，家裏有幾口人，簡直辦不了。老婆們不知辛苦，天天喊着要逃難，逃是有理了，誰管飯。

一位有麻子，粗壯的灰衣同志，在我們吃這頓飯的時候，進進出出了四五次，但也沒聽見他買什

麼，吃什麼東西，我們吃完了飯，沒有地方去，泡了一壺苦茶，大家吃着消磨時間。這位灰衣同志又進來了，開始向老板問水開了不開，老板似理不理的神氣，也不知嘴裏咕嚕了一句什麼，他罵了起來，要扯案板。老板不抵抗，也不屈服，站着不動。抽風匣的小姑娘，及老板娘却嚇得溜之乎也。

我過去拖他過來，要他到我們這裏吃水。他起初不肯，脫不掉我再三的邀請後，終於坐下了。我看他的服裝，沒有番號，問他是那一軍的，從那方來的，他說是二十九軍，從前方退下來的，但他談話却是東北口音，接着我就問他前方情形。他說他們是上月二十八日上去的，桑園一帶水太大了，淺的有時到小肚子，深的沒脖子，鐵道線還好一點，大眾沒有辦法，脫光了身子，把衣服頂在頭上走，到上去就碰到敵人總攻。重傷的一個沒下來，誰去理他，輕傷的還得碰運氣，一塊炸彈片子，鑽到肉裏，外邊搽點礮酒，包上塊布，一腫，一沾水，也得要命。有的上那兒去找軍醫，他們退下來的時候，附近的村子老百姓都逃光了，上邊發下來的給養，是洋麵，沒法吃，好容易找到有賣東西的莊子，一張小餅，有個小飯碗口大，要賣一毛錢，人少了，帶着錢，就得買。人多了，沒帶錢，就給搶光了。有的兩日兩夜，吃不着一口東西，到了後方，更沒辦法，上月發了一月餉七塊錢，扣了四塊多火食，剩了兩塊多，現在吃東西不能不給錢，能吃幾天？

是時候了，我們要到站上去，他還爭着要會帳，由兜裏掏出了錢，我看有兩三毛錢，幾個銅板。車到了滋陽，又停下了。上來了一個鈎手，一個司機，他們要到泰安，濟南去換班的，我們在雨下店

過年，據說不算很久，一總才有六個鐘頭，今夜這個夜年，不知要延長好久。昨夜沒有方法睡，今夜也是一樣睡不着。」北方天氣較上海能差一個月，又兼天氣不好，夜裏寒氣更重。這位司機先生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原身一滾，躺在地下，呼嚕呼嚕的着了，這位鉤手先生，更是久經沙場，穿了一件單灰制服，放下一件，單層破雨衣，在這樣陰寒的夜裏，也能呼嚕呼嚕的着了。

三 泰濟道間

敵人的飛機，轟炸掃射的越兇，越能加強全民抗敵力量。人自己的利害都是看得清的，這是一個直覺，人大多數也都在這上邊去拚命，因為這就是他生死存亡最基本的機樞，東北堡的一位老太太聽到飛機來了，拚命跑到田間裏去看看她的耕牛是否受傷，結果與牛同歸于盡，我們在吳村遇到一位老農，他口稱指畫的痛罵日本飛機怎樣可惡，為什麼中國軍隊不在這村子裏安裝大砲，原來他特為傳家衣鉢的小黑驢，被機關槍打了三個洞，兒子也幾乎受了傷。

泰安在昨天（七日）才開始轟炸的，我們的車輛到站台時，即聞到棉花的臭氣，一輛被服車猶餘燼未息，但是所受的損失不算多，工務段上的工人阻罵着這算了什麼，滿不過累他們多換兩條路軌。為什麼頭一天日本飛機就來了八架，甩了十五六個炸彈，這樣的不客氣，一定有漢奸，於是泰安人開始研究了，有人看見了昨天車站月台上有一個老頭手裏拿着白手巾，手巾望那裏一搖，飛機就往那裏甩。但是這個漢奸並未捉着，路旁有許多衣服襤褸的小孩，女人在檢木條，鐵片，破棉花，鐵路警察

趕他們走，他們不走，於是警察嚇他們，誰不走，誰就是漢奸。

「我們從發大水，到今天沒吃一頓飽飯，檢點柴火回去燒燒，管什麼，別拿窮人開心了，什麼漢奸。」一個女人不斷的咕嚕。

因為飛機又來光顧，車又沒有時間開，我與同車×軍的一位軍官上了鶴齡（譯音）山。這個山頭跟泰山遙對，中間夾着一條蜿蜒鉄嶺，嵯峨巨綿。是軍事上天然的一個要塞。山頭上有一座革命紀念堂，有許許多多死士的碑碣，有民國二十年的馬福祥的題字：「與岱宗奇氣，共上重霄，留將滿架圖書，革命造成新世界。是河朔健兒，曾經百戰，看徧豐碑姓字，傷心多屬舊時官。」已死的河朔健兒，是否有靈，未死的河朔健兒，作何打算！

在靜等着空中暴客二次來臨，遠望泰岱陰鬱磅礴的氣概，空曠的平原存附着星點的房屋，覺得一個人在空間上所占有的地位太有限了，平時的留戀，顧惜，疑忌，似乎都有些多餘，四架飛機，頂多不過十幾個人，攪擾得幾千萬人，逃避閃躲，不遑寧處，為什麼這幾千萬人的力量，不能克服了這十幾人的擾攘？每一個有思想的中國人應該沉下心去，這樣的想他一想。

車站上鐘樓，很有辦法，當飛機在空中慢慢的盤旋，一個一個彈子拋了下去，牠很鎮靜，一絲不動。我們下了山頭，已經是四點半了，趕緊找一個飯攤吃點東西，老板娘哭喪着臉告訴大家，早晨賣的一塊二角錢，方才逃飛機忘記拿走，回來已經不在櫃子裏了，自己責罵自己，不應該逃，似乎牠的生命與

這一塊二角錢，等量齊觀。

車到黨家山，離濟南只有兩站，等了好久，始終不開，押車長當前的人生觀是「教開就開，不開就睡。」搭車的朋友沿站越來越多，小小守車，不但一睡之地，漸漸的一坐之地，也成問題，都有些焦急，×軍法官約同我到車站上去看看，究竟爲什麼不開，心裏也好明白。踏進了辦公室去打聽，正在那裏打電話的一位穿制服的說空車皮不往北開，再問時，答復的內容仍是「不開」二字。×軍官沒有辦法，提出了「軍」「官」的名堂，他却改變了顏色，趕快去找站長，站長來了，也很陪小心的與這位軍官談話。詳細的告訴，這班車是××調車股奉到××司令部的命令，停在這裏「待命」，不信他可以打電話再給我們問問，說着就拿起電話來，×軍官表示我們不是押車的，同時也無權干涉這車輛開不開，不過搭了這班車要到濟南，大家着急，打聽罷了。開車絕望，只有另想出路，離濟南只有二十八里，走罷，天下事，只有靠自己，最爲可靠，二十八里，拿腿走，兩點鐘，足可以到，何必在此苦挨。議決以後，天色已有四點半了。我回到車上去拿提箱，好幾個人已先我而行了。

提箱雖然不大，遠行提着不行，於是抗起來走。天色還不十分能辨人臉，鐵道上靜悄悄的只有兩條很亮的鐵軌一絲絲的風聲，走不到一里的光景，後面來了兩位老總，我們沒有答話同走了一里多路，漸漸地他們走遠了，却時時回頭望我，兩個人又低聲咕嚕，我一氣跑了五里，腰帶開了，腦袋上也冒氣了，這個皮箱真正有點累人，等我坐在道旁休息的時候，兩位老總不知什麼時候又繞到我的後方，

趕到和我一起坐下，我不講話，他們也不講話，但時時注視我那隻皮箱，却并不看我，看皮箱而不看我，其意在皮箱可知，我這皮箱，只是一個繡花枕頭，裏邊只放着兩條帆布褲子，汗衫，跟幾本考員紙，繡花枕頭，沒有關係，考員紙丟了，不大好買，還得想辦法保留這枕頭。有了，我開始用很硬的語調，問他們是那一軍的，跟着問軍長是誰，到那裏去，被我找出破綻來了，我知道×軍並沒在×地方，這一個衝鋒，已奪了敵人氣魄，他們說話有些支吾，我跟着又來了一個追擊，幾師，幾團，幾營，幾連連長是誰，營長是誰，逼着他們講實話，居然說出來了，他們×軍退散下來的，聽說他們那一連在×地方集合，佔到了×地方，只找到一個營部副官，不管閑帳，好些日子飄流着沒有辦法，沿途碰碰是否有熟人可以打聽集合的地方，目的已達，不再講話，我叫他們跟着我走，他們有些畏怯，但終於跟着我走，並且爲我提了七里路的提箱。

到了白馬山，這裏有到濟南去的洋車，在一家小茶棚裏，我請他們吃了一頓吃不出什麼肉味的牛肉包子，他們終於沒敢問我一句我的來歷，我坐上洋車，他們猶自呆呆着，心裏覺得十分對不住這兩位飄流的朋友！

(大公報)

津浦線血戰記

海萍

「滄州。」只要是往來過於津浦間的，對於這一個古老的城市，多少終有點印象罷？它雖然是那

樣頹廢了的一座舊城池，却是水陸交通的商業區，行政的督察區，軍事的國院區。因了他的重要，所以當津浦戰端一開始的時候，就在城北十八里地之姚官屯，開始建築起東臨海岸，西達石家莊的國防工事來。可是因連綿不斷的下了一個整月的雨，阻礙了工事的進行，照原定的計劃，還沒有能夠做好，敵人就臨到頭上來了。

戰線由青縣馬廠一路移到滄州後，二十九軍的將士，已經是苦鬥兩個月的身子，疲倦不堪了。纔見奉令移到左右兩翼，正線方面，就讓掩護建籌國防工事的某軍擔負起來。

當某軍第一次和敵人接觸的一天，正是九月十八日，迷信最深的敵人說逢「八」這一天是他們勝利的日子，如「一二八」「九一八」等，所以他在這天的上午十時起動了全體的兵力。騎兵，步兵，砲兵，戰車，鐵甲車，飛機，耀武揚威的衝散了我們的遊擊隊，直向我姚官屯陣地逼來。含蓄着一肚子怒火的某軍將士，天天等待着砍殺，正恨着沒有命令到前方去。現在敵人既然到了頭上，正隨了他們的心願——於是就接着游擊隊下來後，隨時他們就衝了上去。敵人的機關槍密接着不斷的掃射過來，我們的機關槍也掃射過去，敵人的大砲轟了過來，我們的大砲也轟了過去。敵人的戰車衝了過來，我們却沒有戰車抵敵，可是我勇敢的某軍將士雖然在他們的戰車威脅之下，却毫不懼怯，照樣的勇往直前，衝過敵人的戰車前面，抽出他們的大刀在倭寇的頭上試試，大刀究竟鋒利還是遲鈍。

敵人乘着這個迷信勝利的日子，要想一舉成功，絲毫不肯退讓一步，而我方的將士在第一次和

敵人接觸，定要先殺敵人一個下馬威。戰事就愈來愈激烈，敵人的鐵甲車駛了過來，我方的鐵甲車也迎了上去。記者亦隨車前進，敵人的重砲一響，嗡嗡地飛了過來，我們的大砲也在一聲「預備放」喊聲之下，也轟的一聲穿了過去，你來我去的，互相還擊着。

步槍與步槍的對擊，機關與機關的對叫，戰場上的戰士，前仆後繼的更是猛勇的前進着，屹立着。敵人的飛機一架兩架三架四架增加到七八架，在陣線上盤旋着，左一枚，右一枚的炸彈拋了下來。砰的，落到地上就是一個深坑，毫不買帳的我軍仍然若無其事的和敵人對壘着。

這一陣由嚮午一直戰到黃昏，由黃昏時分戰到深夜。養尊處優的敵軍，到了休息的時候，不能再戰了，知道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靈了，只好退了回去。我某軍的將士才吐了一口氣安然的休息了。月光高照的下面已經是挺着無數的屍身。

十九日的夜間，明月分外的皎潔，正顯出舊歷中秋節的景象和平常不同。我軍在這明亮大地上出動了，意在給敵人湊手不及的暗襲一下，正悄悄地摸到敵人的陣地的時候，突然從樹樞裏面發出機關槍聲來。同時屋頂上四圍的機關槍均掃射過來，狡猾的倭寇，他知道我們每次都是黑夜間攻擊，所以他們一到夜間也特別的小心防備起來。他們不在戰壕內佈防，却在樹林內，屋頂上支起機關槍來，取以高臨下之勢。敵人的機關槍一響，隨時就驚動了他們的部隊趕了過來，小砲響和槍聲，均密接的射擊。這時我軍自然是不肯示弱，祇好還擊起來。我方出擊是以一營人分成三面來攻的。和敵人對

擊自然是較弱了，戰了下去，西南的一面突然讓敵人包圍起來。傳令的探兵報道營長的面前，隨時就調其餘兩面的再去把敵人也包圍了一層，內外夾攻的槍聲響了好久，突然又讓敵人包圍起來。這時恰好某部的援軍也到了，接着又把敵人包圍了一層，這樣子包圍五六層，先是槍聲與槍聲對擊，敵人的三八式槍，我軍的七九式槍，互相交錯的響聲，隱約可辨。最後槍聲漸停了，全憑着肉搏了，一直戰到天明，雙方的援軍與援軍又接着來了，被包圍着的一團更是拚命的砍殺，內外夾攻，敵人幾乎死亡殆盡。中午的時候，敵人只好退了下去。我軍就乘戰勝餘威，追了上去，一陣就克復了李新莊，劉家園，李家園，陳家園等四個村莊。包圍混戰的戰士，除死傷的而外，其餘的已是臂酸力竭了。

敵人經了這兩次的挫折，才知道我軍的利害，不敢輕戰了，可是由此竟引起他那種惡毒的心腸。在二十一日的一早，敵人的飛機就佈滿了滄州天空。記者由嗡嗡聲中驚醒，仰面朝天一看，見敵機二十餘架，在空中由人字形變成圓形，來回的盤旋着。正北方升起一件黑色的汽球，接着就聽見砲聲不斷，排着的轟了進來，在我軍參謀處的電話中，聽到敵人的汽球，以無線電指揮他們的砲兵，偏左偏右地盡打在我們的陣地裏。想不到這種在世界大戰中已經失去效用的汽球，在今日的華北還能夠照常地使出它的威力。這種槍打不透，砲打不中的東西，除了飛機驅逐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來解決他。好在他威力之下的戰士，不但不稍為氣餒，而且反格外引起戰士的怒火與憤恨。

日機更肆無忌憚的飛來飛去，在散兵線上儘管亂投炸彈，並在後方巡梭着我方的援軍，見到少

數的就用機關槍掃射，多數就以炸彈轟炸。在白天，弄得我方的援軍，簡直沒有辦法開上去，只有在晚間行軍。好在滄州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它的炸彈丟了下來，最多打塌一座房子，或是幾個深坑。二十二日下午，日機正猖狂的往桑園連鎮，泊頭等處轟炸，突然讓我泊頭的駐軍擊落下來一架，其餘始猖獗的逃走了，被擊落的飛機裏面的駕駛人一落下的時候，就讓泊頭的士兵包圍起來，一人一刀就結果了駕駛人的性命。

二十三日敵機果然不再猖狂了，祇有在陣地盤旋不敢再向前遠飛了。記者於午前踏上陣地的路上，在嗡嗡的砲聲下面，一直走到姚官屯車站旁邊的團部去，由團部從彈雨下面尋到一棵大樹下，會到一位勇敢的邵恩三團長。同他說不了幾句話，電話鈴聲就響了起來。他說：「今天姚官屯車站已經讓敵人攻過去了一次了！都是從肉搏中奪了回來。」說着話的時候，敵人的砲彈不斷的由西向東的來回轟着，由散兵線上不斷地走回手斷足折胸破血流的戰士——都是砲彈下面的犧牲者，經醫士包紮好了，還要自己跑了回去，擔架的這裏一個也不能見到。這個時候槍聲突然響到面前來了，傳令兵的報告說敵人又攻到車站來，此時邵團長隨即帶了左右的一連人，手執大刀衝了上去，約莫一小時，邵團長已經走了回來，手裏那把刀已染成血紅。據說敵人又退了回去。記者才告辭，走向東邊的陣地去，因為砲彈的逼人，只好彎着腰由田地上走着，正要快到散兵線上的時候，突然見到前面零碎的戰士，向後面退了下來，隨着記者一蹶走的謬報員當即上前阻止他們後退，一面再折回團部，從電

話中報告到旅部派了勁旅又反攻上去。戰線上的砲聲愈響愈烈，眼見得戰壕全炸平了，戰士們就在那大砲轟的深坑裏作爲戰壕，仍然屹立不後退一步，從戰線回來的十八里路上，完全是受傷的戰士，一個一個的走了回來。

在二十四日的下午五點鐘，記者正在屋內執筆寫稿的時候，突然聽到很遠的槍聲由城根發來，到外面一看已經是亂糟一團，匆忙的收拾了行李，駕着自行車，就離開了險地，敵人從右翼攻了過來，滄州城也就失陷了。想不到担任左右兩翼底甲顯明的我軍，勇敢善戰的戰士居然在敵人砲火威脅之下退了下來，正線上我軍還在死亡的拚着，等待着敵人的砲彈來完結他們爲抗戰而死的光榮哩！記得龐炳勛軍長一到滄州的時候說過：「只要老龐有一個人，決不退後一步。」這句話真絲毫不假。

滄州失陷以後，就退到磚河以北減河，二十五日由新開來的某師和敵人又是一場大戰，接着就由磚河移到馮家口，泊頭鎮，南霞口，連鎮，桑園而至德州，統計此役死傷在倭寇汽球下面的共有一萬餘人，開津浦戰線之新紀錄。

戰線雖然移到德州，而我軍正式的部隊，均沒有退了回來，完全移到左右翼兩邊取一種包圍的陣勢。

德州的防線在城北五里，由某師接防，我方的鉄甲車也由第×區隊接換了第×區隊，第×區隊

接換了第×區隊，這時候敵軍的騎兵居然深入地過了桑園。接着敵軍便衣隊也由鉄甲車掩護着，穿到德州陣線上來。此時我新開到的第×隊鉄甲車直馳過陣線和敵軍的鉄甲車互相砲轟起來，敵軍的便衣隊也和我某帥對擊起來。一直戰傍到晚，敵軍始退了回去。

三十一日我左右翼已佔領了馮家口泊頭，割斷了日軍的後路，以遊擊術攻破日軍。十月一日，日機又猖狂的飛到德州一陣轟炸，在二十枚炸彈中竟炸毀了車站半邊站台，及站房的十幾個大坑，和幾個平民。照這樣的飛機可真不足懼。

二日的深夜，我軍再退出德州陣線，移至黃河涯。到三日夜間，韓復榘總司令，親帶了一旅人在四日早晨三點鐘攻入敵人的陣地。記者與韓總司令同乘鉄甲車，馳入最前線。砲聲與機槍聲一夜未停。直到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敵軍始退走，黃河涯車站纔由敵人的手中又奪了回來。

(大公)



購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八日

52

25-17

10

KBC
G
253
10

\$0.12